

聆听变革的脚步，探寻社会的变迁，触摸时代的脉搏，瞭望世界的兴衰……



百年中国史补白

寻迹

北京晚报《江山》特刊创作团队/编著

更结论的简单反复无法铺陈出优秀的叙事。人们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细节叙

《江山》采用的为历史“补白”的做法，因为真实而谈，所以可信。同一历

断断面，既有“袁大头”的前世今生，又有“北京街头游荡新军被孩子嘲笑”

无奈，既有对“旗人就业成了大难题”的描摹，更有“公司法，破产法出台”

进程。

过各地，求实、平和地展现故事、人物、细节，以九十年为线索写时代变迁，

以事件为串头写社会形态，以历史人物为切入写人生状态，我们尝试为读者奉献

一部“可以阅读的历史”，正如有读者所评价：这里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一段

补偏救弊的鲜活历史，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从此我不再把兴衰成败归

为某一个事败或是伟大的人物身上。



百年中国史补白

北京晚报《江山》特刊创作团队 / 编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北京晚报《江山》特刊创作团队

编委会 主任：任欢迎

编委会 成员：张明非 李 光 焱 虹 王学锋 郭 强

“寻迹”主编：王学锋 陈远丁 吴 勇 依 旺 杨 威
王军华 王海涓

《江山》特刊特约创作嘉宾（以姓氏音序排列）

北 塔	陈铁健	陈 远	范 稳	韩毓海	黄道炫	黄 黎
黄修荣	江 华	金点强	黎 云	李 辉	李宣良	林蕴晖
刘宝东	梅宁华	朴 怀	萨 苏	孙 未	王经国	肖 牲
徐 焰	徐壮志	杨 栗	袁广泉	张 泉	赵 薇	赵武平
祝 彦	祝 勇					

《江山》特刊创作团队（以姓氏音序排列）

艾姗姗	陈远丁	代丽丽	丁肇文	窦媛媛	冯晨清	傅 洋
高 峡	郭 强	黄 敬	贾晓宏	景一鸣	兰 洁	李 光
李海青	李环宇	李 嘉	李 莉	李丽云	李峥嵘	栗 晨
刘大伟	刘 琳	龙 露	马 佳	秦亚堃	任欢迎	沈 洋
宋 玮	宋 溪	孙小宁	孙 颖	王海涓	王金辉	王军华
王琪鹏	王 琮	王学锋	吴 楠	吴 薇	吴 勇	辛 宏
焱 虹	杨 威	叶晓彦	依 旺	于海波	于 建	于 水
张 迪	张 莱	张明非	张 楠	赵喜斌	赵莹莹	周明杰
左 颖						

《江山》特刊图片

新华社、北京晚报摄影部、北晚新视觉（Takefoto）

百年中国史补白

江 山 目 录



醇亲王府 / 2

寻迹：风雨醇亲王府 / 2

补记：走出醇亲王府后的载沣 / 6

东堂子胡同 / 8

寻迹：清末最重要的一个“部委” / 9

补记：光绪在胡同的同文馆带头学英语 / 11

东华门 / 13

寻迹：“鬼门”杀机 / 13

补记：东华门刺杀事件后的袁世凯龟缩中南海 / 17

大红罗厂 / 18

寻迹：风雨中见证清亡民国兴 / 18

补记：良弼之死两种说道 / 20

湖广会馆 / 22

寻迹：国民党在湖广会馆诞生 / 23

补记：会馆民国初期事记 / 25

东交民巷 / 27

寻迹：英法千两银子“租”下“国中国” / 28

补记：阿东照相馆纪事 / 31

六国饭店 / 34

寻迹：上层社会社交的“圈子” / 35

补记：首义元勋张振武在六国饭店遭袁世凯暗算 / 37

前门23号 / 38

寻迹：美国驻华公使的“指挥所” / 38

魏染胡同——京报馆 / 42

寻迹：一代报人的传奇 / 43

京师大学堂——红楼 / 45

寻迹：“红楼”的滥觞 / 46

补记：《新青年》、《国故》兴衰始末 / 47

八道湾 / 51

寻迹：八道湾其实很贫民 / 51

补记：浪漫新村——周作人的乌托邦 / 52

中老胡同 / 56

寻迹：新旧学人的聚集地 / 56

补记：“英”“雄”夫妻闹革命 / 58

腊库胡同 / 61

寻迹：有人从这里逃走，有人从这里被捕 / 61

鹁儿胡同 / 64

寻迹：因燕子李三而被后人津津乐道 / 64

补记：同一条胡同，张国焘变节，马骏坚贞不屈 / 65

豆腐池胡同 /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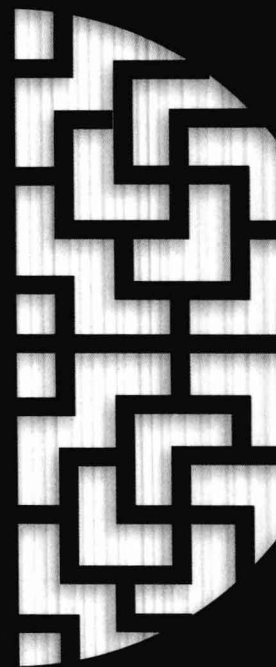
寻迹：人去宅空迹犹存 / 67

补记：第一次来京，毛泽东收获爱情 / 68

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 / 71

寻迹：历史喧嚣与变迁的见证者 / 72

补记：三一八——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 74



中山公园 / 77

寻迹：旧时文化人的“交际场” / 77

补记：“中产阶级”的乐园 / 79

蒋养房胡同 / 81

寻迹：秘密党校门外挂职校牌子 / 81

补记：中共在蒋养房的第一个党校只办了一期 / 85

石驸马后宅——文华胡同 / 87

寻迹：李大钊旧居历经变迁仍得以保存 / 88

补记：离奇的失窃案 / 90

大木仓胡同——郑亲王府 / 92

寻迹：郑亲王府的变迁 / 92

补记：王府几成法国传教士的猎物 / 94

开明大戏院 / 97

寻迹：大戏院何以变身电影院？ / 97

补记：梅兰芳在开明戏院请泰戈尔看《洛神》 / 100

香厂新区 / 102

寻迹：北京的第一个新城是这样建起来的 / 102

补记：香厂新城的商家谙熟促销之道 / 105

草岚子胡同——监狱只剩一段墙 / 107

寻迹：旧监狱住进新居民 / 107

补记：草岚子监狱的那些“号子”们 / 110

天桥今昔 / 114

寻迹：酒旗戏鼓天桥市 / 114

补记：见证学运中的爱国热潮 / 117

燕京大学 / 121

寻迹：北大的“园子”是这样筑起来的 / 122

补记：带蝈蝈去上课的燕大玩家——王世襄 / 127

小口袋胡同——志成中学 / 129

寻迹：即将逝去的城市遗痕 / 129

补记：邓云乡的回忆 / 131

辟才胡同 / 132

寻迹：开辟人才，实至名归 / 132

补记：辟才胡同弹击舒壮怀 / 134

煤渣胡同 / 136

寻迹：“煤渣”本是“煤炸”谐音衍生 / 136

补记：暗杀王克敏行动 / 137

南锣鼓巷 / 140

寻迹：旧官宦贵胄的宅第群 / 140

补记：日本陆军奇才，成了人肉靶子 / 142

大石桥胡同 / 145

寻迹：大石桥胡同与拈花寺的变迁 / 145

补记：真实版余则成在大石桥建秘密电台 / 147

“百花深处”也胡同 /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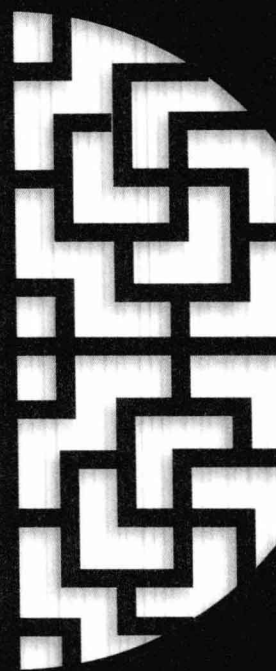
寻迹：小巷深深风雅传 / 150

补记：秘密据点忙收集药品 / 152

正阳门（前门） / 154

寻迹：那是一道永不关闭的门 / 154

补记：解放军踏着前门青砖入城 / 155



西交民巷 / 158

寻迹：见证旧中国金融业兴衰的街区 / 158

9号大院：491电台 / 160

寻迹：9号大院的神秘面纱 / 160

补记：台际对话创造世界战争史奇迹 / 162

首钢公司 / 166

寻迹：顶起北京的脊梁 / 166

补记：三台“争气”的机车 / 168

同仁堂老药铺 / 170

寻迹：大栅栏的标志性老匾 / 170

补记：伙计进店不再统一改姓“乐” / 172

人民大会堂 / 174

寻迹：全国“两会”议政堂 / 174

补记：古今精华，皆为我用 / 176

工人体育场 / 181

寻迹：荒地挑起“大屋顶” / 181

补记：建设者叶荣溪老人的追忆 / 182

北京植物园的樱桃沟 / 185

寻迹：一块“抗日碑”成标志 /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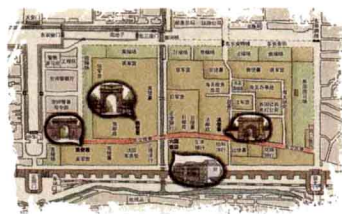
补记：北大校长的子女让石刻重见天日 / 187

北展边上的莫斯科餐厅 / 190

寻迹：荒诞年代也浪漫 / 190

补记：被揪斗也要吃上“老莫” / 192

江



醇亲王府

于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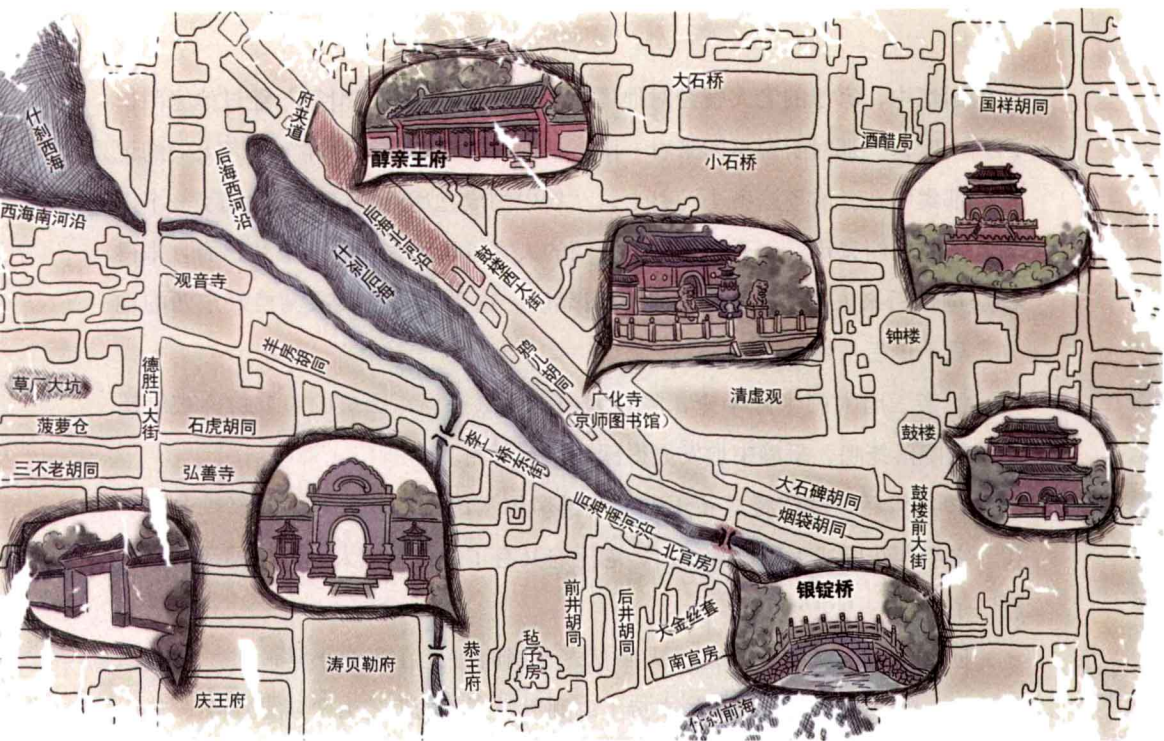


如今的醇亲王府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所在地

四月的北京，柳条染绿，后海北岸的水面上映照出桃花的娇羞，偶尔有游泳的人一个猛子扎下去，将平静的水面荡出层层涟漪。不远处的醇亲王府宁静如常，如今国家宗教事务局在此办公，两个保安在大门口兢兢业业地值守着。保安的脸上洋溢着肆意的青春，对于醇亲王府的过往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他们甚至不清楚这醇亲王府曾经走出过一位皇帝——溥仪，一位摄政王——载沣。

寻迹：风雨醇亲王府

沿着后海北岸的河边往东南方向走就是银锭桥，这里一直被认为是1910年初汪精卫刺杀载沣的地点，但如今史学家更倾向于认定真正的刺杀地点是在鼓楼西大街北侧小八道湾南口的“甘水桥”，“甘水桥”早在民国时已拆除。但不论怎样，革命党欲刺摄政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于什刹海边。



参考资料：《北京市街道详图》、《北京手绘旅游地图》

如今，轰鸣的机器声与空气中飘浮的油漆味道弥漫在银锭桥周围。一座临时铁桥暂时替代了银锭桥的作用。沿岸酒吧紧挨着酒吧，将这条老街挤得密不透风。“先生，瓶装水今天是优惠价格，还有自制的酸梅汤。”酒吧门口长满青春痘的服务生热情邀游客进去坐坐。铁桥上车来车往，与正在重建的银锭桥擦肩而过。73岁的张大爷按老习惯每天下午出来压腿遛鸟，时常有游客举起相机为他拍照，“这儿的变化太大，一家酒吧开了没多久就换成别的名字了。附近的邻居突然搬走了，他家没几天就成了酒吧。”

醇亲王府——末代皇帝溥仪的出生地。说起醇亲王府，老人们眼睛亮起来：“小时候进去过，那不得了，里面景色好啊！”更多的还是模糊的记忆，他们记不清里面具体的模样。对于醇亲王载沣更是没有太多的印象：“人家是个王爷啊，哪能轻易见得着。”

84岁的徐大爷头发已经花白，从他家到醇亲王府也就几分钟的路程。在



他的回忆中，家里的老人曾经对他说过，载沣曾经坐着“滑竿”经过他家门口回到王府，“那时听说是回来看一眼，其他的都没有什么耳闻”。老人们的记忆全都集中在王府前这条小马路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这里自发成了一个市场，那时候叫鬼市，一开始是三三两两的人拿了自己家的东西来卖，而且来得特别早，后来人越聚越多。”老人们都说，这里当时是大家淘换好东西的地方，只不过后来被整顿了。

醇亲王府大门半开半掩，隔着大门向纵深探望，历史的喧嚣仿佛被层层叠叠的院落掩映，平静中愈发显得深远而不可测。

1949年后，载沣将醇亲王府的全部房屋卖给国家，改建为国家机关和学校，之后西花园成为宋庆龄寓所，老王府又有了一代新主人。这座醇亲王府也经历了种种的历史变迁。

回忆继续向前——一位老人回忆，他当时曾经在竞业小学读过一年书。1947年，溥任在其父亲载沣的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竞业小学，并任校长，父亲载沣任董事长，妹妹当老师。后来，这所学校赠给政府。1956年竞业小学与其他学校合并。那位在竞业小学读书的老人说，他当时有这样一种感觉：“这就是皇上他们家啊，咱也在里面上学了”。

而今，醇亲王府东侧的马号依然挂着“北京市第二聋人学校”的牌子。深绿色的大门很是斑驳，连叩响大门的铜环都少了一个。大门紧锁，往里窥去，白色的影壁墙上书写着“做有用人”四个红色大字。周围的老人都说，这所学校已经搬迁了。致电过去询问，得到了这样的答案：院子已经被一个开发商给买了，学校里没人了。空了，满了。历史就这样轮转——这座院子不久也将迎来新的主人。

醇亲王府西侧是它的西花园，如今是宋庆龄故居。不少游人在大门口照相，他们希望的背景是一定要照到这些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一位老太太特别提醒她的同伴：“一定要照到宋庆龄这个名字啊。”老太太的同伴眯着双眼端着照相机说：“晓得，晓得！”

历史在这里延伸——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处住所，但她一再谦谢。196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决定借醇亲王府花

园，作为宋庆龄的住所。1963年4月，宋庆龄迁居于此。从此，这座花园和宋庆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庆龄故居顾问何大章告诉记者，和醇亲王府西花园相比，这里还有一大变化，就是有了一处草坪，“她的客人很多，需要这么一块招待客人的地方，于是将原来的一座四合院给推倒了”。

醇亲王府还有一处宅第，就是大家俗称的南府，这里是光绪皇帝出生地。复兴门地铁站朝南走五分钟就来到醇亲王府南府，周围的高楼大厦将这里围合，更显静谧。但是周末的这里却是热闹异常，小孩子在这里疯跑，老人们在这里演奏宫廷乐……这里已经成为了金融街少年宫和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

清亡后，失去威风的醇亲王府南府曾做过民国大学的校舍，1950年改为私立新中中学，后又被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第三十四中学使用，再后来北京电子电器职业高中跻身王府，紧接着又是燕京职工大学。历史变迁，王府内规整威严的格局不见了……历史的车轮滚滚，滚不尽所有的痕迹。

这里经过大修，现代建筑已经拆除，旧貌得到恢复。

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校长李新德回忆说，当年他们来到这里时，王府早成了危房，“别人都笑我们傻，接手这样的烂摊子”。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在翻修过程中，共用去金箔数万张。这里恢复了王府的气势，但已经成了百姓的乐园。

王镇中老人如今是北京金声国乐团的一名成员，司职二胡，每到周三、周六都会到这里活动，这里是北京首个宫廷雅乐演奏班。周末记者到访的时候，老人们个个身着清代宫廷服装，正在演奏一曲《春到御花园》。乐曲悠扬，老人们自得其乐。这里面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老人，金发碧眼，很是惹目，她叫史杰娜，二胡拉得正酣，老人们都说：“配合得还可以。”指挥是个小青年，才24岁，但是对宫廷乐很是热爱：“没有不好的乐队，只有不好的指挥，我要对得起这些老人。”一曲完毕，大家来到庭院休息，旁边就是光绪出生的地方——槐荫斋。而他们演奏的地方曾经是府里的小戏台。老人们说：“在这王府里演奏宫廷乐特有感觉，有历史纵深感。”一位老人打趣说：“历史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在曾经的王府里面吹拉弹唱嘛。”细想一下，也不是打趣。这真的是历史变迁。

补记：走出醇亲王府后的载沣

1915年袁世凯称帝，载沣说：“胡闹”，1917年张勋复辟，他还是两个字“胡闹”。儿子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载沣不去东北，1951年载沣在醇亲王府病逝。

1908年11月14日（同治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寒冬之夜，按慈禧太后的旨意，醇亲王载沣将年仅3岁的儿子溥仪送进宫去，第二天光绪帝驾崩，再过不到20个小时，慈禧太后也将寿终。载沣出场的时间到了。



载沣

道光帝的孙子，光绪帝的弟弟，宣统帝的父亲，显赫的身世和血统，并不是载沣出任摄政王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早就将载沣放到了她的政治天平上，她甚至把宠臣荣禄的女儿许配给载沣。但在血雨腥风的清末，这个担子对载沣来说也许太重了，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袁世凯无论从影响力到政治经验都足以让载沣担惊受怕。25岁的摄政王从后海北岸醇亲王府的大门走出，开始了主理朝政的三年。那三年，无论寒冬酷暑，载沣的马车总是按照这个路线行进——沿着王府东墙根走进甘水桥胡同，然后又转到鼓楼西斜街，驶过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最后进入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如今，这条2.7公里的路，开车只要几分钟，100多年前走在这条路上的载沣心里装着的是摇摇欲坠的王朝。

载沣首次亮相是在1901年。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处被杀。那一年，载沣刚刚17岁，第二年他代表清廷赴德国谢罪。这是个崭新的任务，崭新到他不可能从最喜欢的《资治通鉴》中，借鉴到一丁点的政治经验。忐忑！亲王来到了柏林，德方欲污辱大清朝，觐见德皇，载沣被要求三鞠躬，随从则须行跪拜礼。双方拉锯的结果是载沣只身进宫，鞠躬礼没能免去。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评价，年轻的载沣展现了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据说，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

1906年清朝开始预备立宪，袁世凯制定了新政，成立新的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袁世凯自任副总理大臣。由于无法容忍袁世凯从满清权贵手中分权，在一次讨论会上，儿子眼中的老实人发火了，载沣竟然激动地拔出手枪威胁袁世凯：“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只是一个奴才。”维护满人特权，载沣总是表现得非常极端，甚至在后人看来非常卡通。

1908年8月27日，光绪下谕颁布宪法大纲。消息传出来，前门大街张灯结彩，商店打折，人心鼓舞。但朝廷内部的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载沣希望强化清朝皇室和满人贵族的地位，尾大不掉的袁世凯北洋集团必须出局。但他的性格又让他犯了错，他草率地以“足疾”罢了袁世凯的官，却在犹豫不决中留了袁世凯的命。

载沣主政后着手训练了一支12000人的禁卫军，由他亲自统率。1909年7月15日又特发上谕，明定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而在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行大元帅职权。其主政不久，还对各部院大臣作了完全倾向于满族利益的调整，14名部院大臣中9人为满族贵族，其中皇族就占了7人……

载沣要轰轰烈烈干一场，却无异于抱薪救火。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在其著作《晚清史》中说，载沣的做法加剧了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甚至在皇族内部也引发了权力斗争。从同治朝开始，政坛上汉人高官开始超过满族官员，到了光绪朝，排满之风日盛，载沣监国后，极力压制汉人，结果反而加剧了排满之风。

“病卧”河南的袁世凯仍然牢牢掌控着北洋军，大肆贿赂拉拢朝中官员。1911年深秋，载沣终下决心除掉袁世凯，他派良弼赴豫解决袁世凯，但就在这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之火迅速燎原，12月30日，载沣慌忙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任命三年前被他罢官回籍、正在安阳洹水当“渔夫”的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出山救火，“渔夫”不会灭火，很快他将钓走整个国家。

（王激 / 摄 宋溪 / 绘制）

东堂子胡同

于建



东堂子胡同

东单东堂子胡同，一条再僻静不过的胡同。它位于东单北大街路东，自西向东连通了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这条胡同在明代称堂子胡同，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

胡同口是各种小店，水果摊、小旅馆、食杂店混杂在一起，偶尔也有吆喝声在这里响起。一股烟火市井气在这里腾腾升起。即使这样，走过这条胡同的人，极有可能忽略它的存在。但是这条胡同在晚清历史中却怎么也忽略不掉。入得胡同深处，在49号停下，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灰色的院墙上镶着一块汉白玉石牌，上面刻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据称，院内原有一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的确，这处院落经历了晚清新政的风风雨雨。